

春秋公羊疏殘本

奇 羊 本
公 麟 七
齋 棧 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春秋公羊疏卷第一
隱公一
嘉業堂叢書

起序盡元年正月

漢司空掾解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旣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爲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三公官名也掾者卽其下屬

官也者。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任

城者郡名。樊者口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為

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口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傳

陳蕃辟之。與參政事。口敗。口口口口乃作春秋公羊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也。舒展

已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序也。

昔者孔子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者。明王鄭注云。昔古也。檀弓口口口口口口昔口口口

口口口前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

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

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
經言行在者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
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
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
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 解
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
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
治世之要務也 解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
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口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
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

時禮於忠信爲薄。正孔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考諸舊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有作世字者。俗誤已行。傳春秋者非一。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萬。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口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故大夫口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口口口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西王疾免歸家。以脩學口口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

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董仲舒弟子嬴公
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安樂弟子
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
□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本據亂而作
解云孔子□□□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
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之史而取隱公以
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其中多
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異
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
讎而□□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卽是非當之
異義言異於□□□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

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卽昭
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也 說者疑
惑 解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顏
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
經任□□傳違戾者 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
半之倍也言田疑□□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
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春秋不非而說
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
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
是任意任意者凡□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
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

公而使其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六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朔在前也謂之日乃食失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其勢雖問不得不廣解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口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

說謂顏莊之徒。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爲雖耳。是以講誦師。於百萬猶有不解。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不解者。故曰。猶有不解矣。時加釀嘲辭。解云。顏安樂等解。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之。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而顏氏之徒。旣解公

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其句
讀以無爲有 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
之義而公□□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
爲有也 甚可閔笑者 □□□存公羊者閔其愚闇
欲毀公羊者笑其謬通也 不可勝記也 □其可閔
可笑處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
□者謂之俗儒 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
學公羊漢世乃興□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
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
卽鄭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卽□露云能
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

失口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口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解云賈逵者口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是故使賈逵口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强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

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恨先師觀聽不決
多隨二創。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法先觀
前人之理聽其辭之曲直然以正義決之今戴宏作解
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
觀聽不決多隨口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
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口經失其句讀者又與
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
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
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此世
之餘事。解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
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愚公羊

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閑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解云守文者守□□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卽戴宏解疑論之流矣□□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卽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喻焉余竊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爲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

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
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
得其正 解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口
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
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
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癡疾以難穀梁造膏
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
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口正故言多爾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解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
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
然則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識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

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
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
矩公羊令歸正路也。